



艾軒先生文集舊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于世藏之深固以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以慮數百人道尊德威年五十擢第春官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曹監命講中庸王音嘉歎擢直近侍出使入朝狗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歿富于書至死不釋卷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它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略備得詩文若干首為十卷急于垂後不暇求序于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臯君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



始大振宓于先生之文亦云年月日陳宓謹序
又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中大儒國人師之朱文
公于當世之學問有異同而于先生加敬于時朝埜語先生不以
姓氏則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
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
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
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
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嶺之碑岐陽之鼓矣
初先生為布衣時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多以晚節為
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嗚呼修而至
于先生而前輩貴備之嚴如此然則凡修而未至于先生者其可

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以不畏晚節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
必根著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袁高義利
萌于一念芳臭分于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
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
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于李漢趙德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
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
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故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鄱陽刊艾軒集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
二師又皆以窮歿先生平昔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身歿五十年
未有全藁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相與扼腕此事壬
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揚惲矣巖仲

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刊于鄱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
過象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于宿
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興宗者嘗侍先生譚一夕至今吾里能
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錄之鄱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
成將誌以歲月因思前日者聞于吾師樂軒曰綱山盛年挾策從
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
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歎自作偕綱山
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即侍先生餘三十年玉融陳叔鹽少
從先生于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慙
色叔鹽悟而自克遂以行義名叔鹽受詩于先生嘗與樂軒請國
風于古寺吟諷累夕俄而至采蘋掩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鹽喜
而以告綱山綱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

無悟入處今于元潔猶信吾詩不亾矣遺言若此者皆不傳又曰
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攷官夜得其文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
少南且詰之具曰非謔也卷有數語誠可哂索而視之蓋策以兵
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啗之不止卒然
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狐鳴則其喙如室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
爭衡必置首選長廳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
不然寧黜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歎曰甚矣
知已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餘年
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
南夫子于經于道超悟歎得若此與孔顏旦暮之遇于數十年因
草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范、宇
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大物嗚呼惜哉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辰月

胡後學三山林希逸書于鳳游堂

文軒集

舊序

三
味無味齋

艾軒先生文集卷第一

詩類 五言古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

文字渺煙雲過眼徒浩々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子雲客長安
陳迹如一掃同叔來向人我生苦不早亦聞青城山斯翁為有道
瞿塘不可上秋夢常顛倒白雲西崑來一見自應好縱譚百代前
至竟非枯槁多為開口笑明月生懷抱黃鶴有高楼恍如事幽討
攬轡逢道州聽書下々考周南勿畱滯掇拾供史稿分手重酸辛
璠璣衆所寶十日不得面何為太怵々

送別姚國博知處州分韻得淥字

銅盤白露下松桂淨如沐變彼菊花團西風吹醞醑長安多別離
此別苦不足人物如史君容易得潘陸一自海東頭清飈起謠俗

文軒集

卷一

一
味無味齋

館下欲何言聯翩如破竹功名不徒爾無乃相迫逐雙日訪延英
行矣公勿卜括蒼煙雨前寒光貫巖腹叫出銀嬰大邂逅聚百族
要携三月糧所厭惟一刺幸心忽開張何曾畏笑僂單父勿長吁
來者猶可續道旁有抵壁天下輕結淥一夕洲渚言令我沉心曲

代陳季若上倉使

大塊始開鑿媧皇為補天三平雷雨正后稷誨之田大浸十二歲
流金復七年幸哉堯湯民以手摩撫然沙丘虐熯起秦俗相煎煎
官租奪以半飽食何啻緣自從漢道昌敦朴乃其先初開常平議
治粟如源泉年登穀價賤散以大農錢早潦或艱食用之如轉圜
悠悠百王心皎々三代前井田日以壞此法當磨鏘公侯希世珍
秀色媚長川官學有根株誦詩三百篇風土無隱情是為大夫賢
搏飭哺赤子當日長與憐江東百万户彫俗生春妍持節閩嶺初

有如病者痊劉晏取予術夷吾輕重權義倉有粟腐物價敢喧闐
斯助阜民政南風吹五弦晝日公侯門客車動百千下吏走塵土
從容媿執鞭豈不隨吹噓譬彼乘風船長吏非卓魯主德奚由宣
松竹伴孤吟敢懷歲月遷終酬國士知未甘長棄捐

七言古

召渠行送別福建參議李著作器之

我來石渠五十六雙鬢如蓬腰未曲豈為徒筆有徐庾長安有客
四十餘自數年來六十五誰解辛苦續子虛已成老翁不肯去青
藜當戶夜讀書東觀文人起遐思無為歲月空踟躕去作諸侯老
賓客可無淥水兼紅渠我家東下纔百里鉤螺一曲清無滓卮堂
為築荔枝斜濯錦江頭有如是子思子方道為尊南國佳人如秋
雲不知公侯有朱箔要問常州李著作

資中行奉寄臨卽守字郎中

銅駝陌上生秋艸前者列名今如掃僂邊半紙半模糊下牀三日
成悲惱蒼史萌芽何可見要從筆意生秦漢欲將奇字問何人所
守一家如小篆是中變幻生形模鐘鐃鼎鬲匝盤盂如何兩京到
魏晉搜畫蒼崖惟此書即今原隸見顛末仍于畫工分錙銖燕然
有年固可紀筆勢豈得先黃初中郎袖手欲無作正始不建況其
餘幸哉一見俱抵掌翩如仄古石渠且說金陵佛屋何年鐙晉
分隋張猶青熒忽聽荒雞還自起資中之刻不徒爾

鞭春行

輓轡胃寒田雀飢江梅落蛙兔脚肥枯腸一夜轉雙轂眼光吹上
蝦蟆衣巖腹新晴山鬼哭女媧坟外春風歸繭村紙簾大如席折
去藜杖金雀飛

癡頑不識字歌許叔節來詩有此句因以名篇

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蟻一如人嚼蠟而不
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年頭
月尾無一是吐癡頑不識字見君詩如古彘愧我為人師乃怪
奇如懸崖万仞龍盤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鞵而馳又如錦
苔封漫峴山千年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染老犀衣盧仝孟郊骨
已朽眼睛頭顱何人相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
便覺巖前艸木件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難字

乞竹雞

疎籬短花枝闌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分離三百日亦有姊妹
依故山黃梁不肯啄欲去羽衣殘主人一見一憐汝抱取東家竹
雞來戲聚孤村落日不相識各哀鳴求其主兩鳥勿驚遽低頭

聽我語鳩婦入我家必殺入我口牀頭瓶罌無餘粒養汝不到十日後東堂新竹夾數蹊兒童穿落惟愛一竹雞堂心有智并飢則哺其泥主人淥窓安淨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竹雞慎勿傍人飛我屋三間沈白蟻

冬至

橫枝凍雀昨夜奴水底黏魚吹不起小伶切玉孤鳳愁九寸之管傳生意舞鸞山下逢丈人植杖無語空逡巡再拜丈人欲識桑麻生長力鬼蜮翻覆梅花春我于万物亦一物何時春風到肌骨空山鐵幹年月深一語不破天地心

徐廣文生朝

盤古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八卦旋轉六十四黃鐘是為元氣始雷谷未動百泉縮江上早見春風回況當九日得陽數太

白之精隨并魁徐卿有子何絕竒熊羆驚夢初得之珠庭犀角照宇宙清颺忽生桂枝筆落猶如千鈞弩異科暫失韓吏部絳帳初隨吾道東遂令小邦變齊魯孔席豈是三年淹蓬萊畫閣鋪牙籤它年欲數中書政再拜祝公常不老

五言律

丞相特進觀文南陽公輓詞

一相頻虛位千齡要實牙廟謨從此定邊鎖未應開東閣嘗先到西州重一哀傳家惟儉德何處著樓臺

吏部尚書林公梅卿挽詞

百紙梅花賦聲名出渚東向來惟李賀勝處是揚雄遠屋看書帶逢人說刺桐尚書舊時履祇合步春風

挽桂林戴別乘敦常

杖屨何年別杉松古道旁城山秋月盡南嶺暮雲長古調愁難合
孤根幸勿傷欲將數行淚重至鄭公鄉

挽方天賦

長者雖云沒流風尚爾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孫馬鬣迷新壟
鳩枝戀故園年々春色好錦障為誰翻

五言排律

東宮生日六首

壬辰

北闕雲為牒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仙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
朝儀趁彩虹黃麾初入仗青桂自成叢冠履分前後圖書攷異同
商盤如目擊義畫自心通慈顧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
京兆報年豐卉々還嘉祐綿々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

癸巳

昭代璿源遠高秋寶月前神光浮蜀道瑞氣貫秦川銀榜應如舊
金莖若箇邊龍樓清畫出鶴禁彩雲連妙選衣冠藪旁開道德淵
重文分九五曲禮盡三千歲閨緣長麻霜清欲上弦每看襟燕日
已入夢熊篇沉瀼通三殿笙鸞共一天東明到西極作頌自年年

甲午

仙掌秋容媚銅樓曉色遲猗蘭成漢殿苞竹入周詩鼎卜卿雲合
郊襟彩仗移隆興乾道日建武永平時詹事開新府長秋綴舊儀
禮經猶下問易道本生知世子家為法丈王我所師誕彌重海潤
清賞一天慈九月黃金葉千齡白玉卮遙聞三殿喜高頌走天涯

乙未

應律隨幽雅旋杓建戌方前星迎霽色重日麗晨光笙管青霞外

宮庭碧玉旁本支周道威羽翼漢圖昌左右人皆正刑名學未遑
編年聽司馬說禮付高堂天樂來三殿人心繫八荒黃花秋更媚
皓月閨偏長清賞新奎壁承華舊典章維熊千歲祝英略似君王

丙申

正氣來嵩岱祥光集斗牛青葱開玉宇髣髴見銅樓盤錯歸三輔
沈潛在九疇有光文字館仍繫帝王州鐘鼓于胥樂笙鸞歌上浮
清臺天似水甲觀月如鉤屢拜椒花夕長逢桂葉秋孝思維繼舜
家法要從周賦為游麟作官因洗馬留願全眉壽祝使者敢停輟

丁酉

仙掌晴煙外龍樓曉日傍漢圖兀自定周麻一何長胄席緣三老
奎文在六章高襟曾鬱：喬桂自蒼：冠履來儲禁規模出上方
名官分庶子說禮繼高堂變彼黃花月依然碧玉墻至尊飛壽筭

太上引天香景運千齡外先秋九日涼銅扉供帳少儉德似君王
七言律

次韻奉酬趙校書子直

雁塔新題墨未乾去年燈火向秋闈趨看天祿青藜杖怕著王孫
紫綺冠好在三山尋浩渺何如一紙問平安孤棧放月無人到玉
糝初成許共餐

次韻呈胡侍郎邦衡并引

某竊觀侍講侍郎先生大書著作之庭其形摹濫觴發于
小篆豈八分未出已有此書蒙傳示銀杏兼簡之什謹次

韻奉和

胡澹菴詩頭白經筵忽漫覃駁：末路我何堪八年還
作玉堂集一笑真懷銀杏談敢說廢書幾聶北聊因麟
趾詠周南梅開更得珠
園去紅粟寒稍試一探

聲教從今已遠覃，翮、作者問誰堪。石經猶有中郎蔡，金匱曾誇太史談。至竟銀鈎并鐵畫，相傳海北到天南。諸生攷古頭渾白，禹穴何時更許探。

九日同出真珠園再用前韻

來自清源葛已覃，君王問獵我猶堪。百年耆舊如重見，九日登臨得綴談。才子不知汾水上，仙人長在大江南。明珠照夜應無數，要是層波更好探。

送別傅郎中安道持節閩中

忽然鄉思若為收，莫到三茅最上頭。二月東甌看負弩，一天南蕩想行舟。還家上塚從今數，落絮飛花合書遊。料得甘泉來奏計，定應前席莫遲留。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寔之兼呈程泰之劉文潜二

潜

未應雙井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生還並駕，洪都新府却重開。再三為問滕王閣，第一須登孺子臺。定向此中脩玩事，江邊不道故人來。

閏月九日登越王臺次韻經略敷文寄詩

閑陪小隊出山椒，為有吳歌襍楚謠。縱道菊花如昨日，要看湯餅作三朝。千重嶺海供橫槩，一帶風煙聽采樵。憑仗折衝如此好，不應來去更乘輶。

再次前韻

却趁秋旻別九韶，扶胥直下聽風謠。瀾翻對酒還終夕，火急催詩在詰朝。南國更逢陶令菊，西江莫打楚人樵。自應幕下文書少，節制今如屬漢軺。

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手偶成長句以誌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別來耿耿耳

秋崖一夕卷薰蒸那更揮斤為斲冰碧落舊尋燒藥竈白芒常對讀書鐙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送別奉常林史君黃中易守延平

去時胡不到瓜時上日多應柳絮飛臥轍祇緣滕壤少懷章須要越人肥三千儀禮非綿絕五十行春尚綵衣莫愛傳經似齊魯石渠長是待公歸

枕疾逾旬蒙丞相訪問仍辱寵示名篇輒搜枯腸次前韻以塞來使

陳王獻詩走筆題詩問起居近來導引復何如從教兩鬢霜無教却要三田火有餘示病想同摩詰病讀書還著子

雲書梅霖十日宜高爽試共登樓一豁舒

丞相嚴裝似燕居為憐消渴到相如病多得艾三年遠歌襍成渠十日餘淥菴忽傳春牘句白頭還對朶雲書若為追逐園林勝百轉愁腸亦少舒

次韻和工國鎮致仕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彊自有赤松堪辟穀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蓴羹引興長邂逅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芹齋詩有引

往時從林刪定時隱為招提之集語某以吾于九仙作見一菴正聲之念未嘗一日去心比挂冠得請又欣然相語曰我將作屋數間老于芹下吾老矣從此皆空閒日子所

未能忘書卷一事耳吳興別乘代者以期告而公有是舉
壯矣哉夾深唱酬之什皆一時顯者于其最後也作芹齋
詩

千載清風不自留何人能作赤松游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
老盡頭元亮田園何處有子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方深省挂
却朝冠便自由

次前韻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昔游說盡軒裳還過眼讀殘書卷
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簪便擬休平世聲名如皦日欲
將何地置巢由

奉題游洋張明府流香亭時以薦章數下涉秋月馬首且欲
西矣因以寄意云

封題青李致緋桃分處園林意自豪旋出篇章陪樂府更憑花木
續離騷醪醑架下提春榼蒼葡林中滴夜槽却是秋風生馬耳未
應老大笑牛刀

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

并引

某竊觀蔡公侍郎嘗大書于洛陽橋之上侍郎過洛陽嘗
摩挲此石彷彿為同日事也某送別到惠安道中因以賦
詩云

百尺牙旗水面長蔡邕題石刻桐鄉十年杯酒開雲樹一樣官衙
過洛陽我未攜家緣送客誰能掃地自蒸香楚橋衝臘寒梅白莫
要登臨憶侍郎

傅史君安道再有治莆之命取道城外還泉南得來書云已
出十里

何事風流舊使君江邊聽說下朱幡逢迎要問平津御準擬來呼
堙澤門竹馬已喧明月浦藍輿却出杏花村不知錦瑟流傳徧欲
愈頭風好細論

挽李制幹子誠

千金治產似孫吳珠箔銀觥祇自如問我長風當夕起送君極浦
落帆初自知汗簡今千軸更說生犀有幾株赤壁當年遇黃蓋周
郎何惜借吹噓

文字紛三更問兵秋燈束髮尚青熒便令三子成門戶却許諸孫
說典刑隔水忽傳朝露曲行人長數夕陽亭河東健筆惟諸薛梅
子岡邊為勒銘

七言絕句

別方次雲

姑蘇臺上姑蘇館共說南山竹火壚湖上相逢又相別不知何處
說姑蘇

代陳季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桐柏山前

淮水春

長陪綵仗下蓬萊萬歲聲中霽色開自是北門須臥護旌旗迢遞
日邊來

柳隄九曲暗青絲畫戟聲中畫影遲傳說姑蘇新樂府祇緣太守
例能詩

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絕因以自喻

修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
書遠山

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顏貌尸解由來
寂下方

吳容州仲一挽詞

竹屋繩橋自有村牛山簫笛不堪聞碑前更問何年月為惜容州
舊使君

挽方道判良翰

樓槽千重鐵作門不堪聚米更重論居延歲月那相似一聽悲歌
一斷魂

得錢終日走燕寺抱鄰經年動越吟想得長安西望眼祇應黃鵠
見歸心

達者淵明自挽歌新墳數尺奈愁何雞林賈客無從問收拾篇章
有幾多

九外穹廬我未甘後來勿使隴西慚明時節義多傳述柱下何人
是老聃

挽林通判德溥

噫鳴雙柩出平川五月黃梅欲雨天長媿江南徐孺子隻雞斗酒
是何年

哭徐刪定德襄

修文巷裏暮春前欲上旗亭問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魚梁却在
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回驚起何波理殘夢十年燈火
上心來

哭伯兄鵲山處士蒿里曲

竊觀之近古墓顯者則歌薤露又有蒿里之曲施諸閭巷

乃取鵲山號哭之聲作是曲
殘雲衰竹趁人愁生即檀欒
即便休悲泣聲中裁此曲
雞啾山外鵲山頭

長記藜牀發問初
翮出語自無餘
斯翁抱腹平如水
不在塵埃數卷書

桐棺三寸更何疑
却去江楓短作碑
惟有一般蒿里曲
長簫欲斷更教吹

艾軒先生文集卷第一

艾軒先生文集卷第二

奏狀劄子

丁亥登對劄子

臣聞六籍之言可通于万世
百王之事如出于一轍
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
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為儒生者
竊窺其大略而可以獻之
旒宸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
而有此日新之德群臣望下風者
常若不及況田疇空乏之人未嘗
歷它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
是皆陛下之所厭聞也然臣之所知者
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
如出一轍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
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
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之力常若有餘
即馳騁先後惟我意之所存耳
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禹之治水至于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

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為甚大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為同者一歸于寬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時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為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喻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之道禡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聰合天下之目以為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聰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聰鑒別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愚瞽實不欲舉此數端于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于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

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取進止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三月二十一日省司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積躬臣竊見沈瀛作為樞密院編修官懦而無立惟知干進為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更求進今若與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擢狡險且將攀援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為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躁不知恥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奉謙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召臣于嶺外遭過臨雍黃緣從索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如何憾

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牒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是畏駭忍恥不得已書之它日陛下必然有悔則臣為欺君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九再行謝廓然詞頭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于至公不以輕予人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于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侍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皆可

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于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令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已丑擬上殿劄子

臣聞天子耕籍田而親為耒耜三推之事而天下不以為怪以民食為甚重雖天子之貴亦欲知夫稼穡所從來也至于大蒐大閱教之以擊刺先後之法豈不以人命為至重然其它則百官有司之事非天子所當身嘗足歷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万邦湯有是勇智而其用之也為甚大有天下者當求其遠者大者則無過舉之患文帝在漢汲汲然以養民為意其通和戎狄未嘗不欲守

高皇之約然謂其無寢食之頃不在李牧則文帝所以自處者固已卓然矣史臣謂其遂躬戎狄御鞍馬此亦不得已而後起耳文帝從事于鞍馬之末在當時已誇章其事謂文帝從何遠有是舉也文帝之于鞍馬惟見之于一時不聞帝之用武欲習其事弋綈革烏罷露臺百金之費皆一二書之是文帝之御鞍馬遠所然者耳側聞太祖皇帝有獻手搗者太祖謂無以異于常搗而獻之何也曰陛下試引其端蓋有韜刃在其中可以為緩急之用太祖擲之于地曰我何用此為當彼時此物固足恃乎太祖之于天下可謂得其遠者大者此遠近震疊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臣竊聽陛下有意于用武者于馳騁之數弓矢之技且至親歷而習知之豈欲以是鼓舞羣動而使人知陛下意之所鄉何但文帝御鞍馬于一日之間也臣妄意以為帝王之道垂之六籍所謂御戎之要陛下

蓋亦孰究之矣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萬人敵拔山扛鼎之人且不肯為一夫之敵陛下以寬仁之度道德之威而每以是說為不可已此亦臣求其說而未喻也開元之初講武于驪山軍容之威近代所未見陛下試思開元之時禮明樂備邊隙不開豈緣一講武而可以至此乎仲澤之臣一日言天下事當有次第豈欲輒及此然而得一見天子亦人臣希闊之事此而不言過此即無時矣謹昧死上陳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取其倦倦之意焉取進止表狀

禮部代宰臣以下謝冬衣表

十年漢陸此為觀禮之時七月幽風蓋取授衣之候服焉而狂懼若弗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集德共允懷儉寶弗替文王之卑服敢安舜帝之衿衣其視羣工乃如一體謂昨者已陳于土鼓而

有司宜及于功表在成周盛時惟止于諸大夫而上若建隆定制且逮乎百執事之間有雨露之沾鴻何艸木之區別臣等敢不究蠶繅之所本識機杼之由來盡乃自公敢廢素絲之守憂無不稱庶逃赤芾之嫌

德壽宮賀雪表

熙然比屋盡出堯仁瞻彼同雲更符周雅固亦欣々而有慶曾何蕩々以能名中賀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叙在九疇功成三紀有重華而協于帝宜大德而得其名嘗事親于法宮之中物無疵癘乃問道于空同之上民自吉康然歲有上熟下熟之不齊而地以近郊遠郊之相去霄壤所集鼓舞則同是為正觀之風常若放勳之日臣等敢不鋪張景象模寫太初將卜豐年于民情而可見莫禪元化在帝力以何知

謙雪宴表

驗豐年于積雪預述休祥拜廣燕于中臺備陳禮樂奚取燮調之效莫知慈惠之酬中謙恭惟皇帝陛下禮必從宜事惟飾善于鼓瑟吹笙之日乃輕徭薄賦之年有穆舜鄰肆頒鎬飲矚斯疆而翼翼于彼同雲從爾醉之厭々莫如湛露第知侈上之賜其敢貪天之功臣等敢不斟酌舊章導迎和氣有梁苑逡巡之作何補感時得同人霰霰之謠乃勝禮飲

皇太子尹京謙賜麻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于人時歲琯求中法蓋先于天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謙恭惟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于長麻歸閏月于孟陬獸備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為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京兆万年而下顧茲攷定孰不順成臣日

至寢門時稽象魏問安視膳亦惟子職之修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倡

廣西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准誥命除臣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其周自彊召赴行在闕臣已于本月二十五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膠庠貳職莫裨長育之方嶺海一封敢負平反之寄駐風煙于漢節見父老于秦城謬誤寵榮倍增震懼中謙伏念臣起家單遠為學闕疎有十上舉子之勞而兩從公車之召推頹晚節塵汚華途由承明著作之庭掌胄子詩書之教增員史館固非敘事之長進讀儲闈莫盡承華之要蓋謂技窮而欲去乃復用過其所能延閣增華外臺觀政屬陛下辭于咫尺有天語之丁寧以是憂深莫知才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惟禁暴德本好生其在惻怛之懷

不遠要荒之服況交趾日南之遺壤乃桂林象郡之故封楚越同聲蠻獠襟處恐或驚擾而生事是以選擇而使臣敢不顧念鮮民助成中典每視鼠牙雀角之細嘗在蜂窠蟻穴之間處此西偏是為伏波之故道明于南國有如名伯之甘棠惟尚論于古人庶酬庸于今日

兩易廣東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近准誥命除臣依前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鄭內闕臣已于三月初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銜命觀風當郡縣因循之後蒙恩易地屬詔條宣布之初祇荷曲成第令交戰中謙伏念臣受才最短賦分甚奇壯而欲行則陸沈于場屋老之將至乃塵汙于班行進叨冠帶園橋之榮退冒禮樂皇華之寵畀之延閣付以祥刑甫傳乘而一行旋感恩而兩易鄰方告

糴人未食新田楚無所蓋藏盜賊為之出沒謂天之覆下何遠近之或殊而臣之事君惟東西之所命尚虞虛薄曷副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斯從欲網疎舊俗要從寬大之文器使羣才用庶哀矜之意臣敢不自竭駑鈍仰體丁寧民物凋罷得以聞于九重之上朝廷欽卹庶幾行乎百粵之間

辭免中書舍人表狀

臣伏準省劄備奉今月十九日聖上除臣試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竊以朝廷莫重于論思獻納之臣典章莫難于潤色討論之事動關治具精東時髦必求體要之全乃備贊書之選伏念臣初緣孤學久汙華途叨貳儒官每愧陽城直諫之性縉遊儒禁莫陪綺季高邈之風得為乘傳而行敢望予還之召悉由猷斷奚藉先榮屬際大昕之朝偶先羣老之席命錫九經之意義榮增三品之服

章欲窮木舌駕說而茫然會謂玉音褒踰而及此寵頒綸音冒處禁垣載懷匪據之慚益動既衰之戒文章蓋生乎氣而臣涉桑榆之景則正氣已索制誥頗近于雅而臣抱山林之學則大雅或虧仰祈容照之洪亟使含萌之達收還成渙改畀異能庶無速于頌言獲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艾軒先生文集卷第二

艾軒先生文集卷第三

策問

策問二十首

問昔者明王之作為器物也所以寓軌則而傳諸其久遠也桃人為劍鳧氏為鐘旂人為簋梓人為筮虛其輕重細大圓銳廣狹各有定制雖數千百年之後禮樂變易典章殘缺幸而得其一器一物于頽垣敗壠之間則權量制度皆可以類求也今之禮家有周官有儀禮有小戴記其章句訓義又有王肅馬融鄭康成之學然天下之言禮者往得之于章句而古人制作未必能盡曉也是以禮典器物又必按圖而後有定議按圖而言禮典者數家聶氏最為後出然而至今歌傳也聶氏之禮攷之三禮其亦無所繆者乎我國家承平日久崇觀以來天不愛寶古物畢見今以秘閣內

藏所模之器較之聶氏其間大有不合者如爵之制如象尊牛鼎之制其或得或失不必論也攷秘閣之所缺如庚辛鼎何以辨其為夏商之器也小敦之飾或耳為饜饜足為蚩尤中尊之飾或環頸以山而其腹文如龍蛇盤蟄之狀此又何物也有旅鬲有旅簋有旅鼎此其義又何也器物之銘或丁或乙或十有四月或十有九月此年月之例又何說也其它若尊彝帶鈎體制不一又何其多變也秦權漢洗得之以象求之于文而此數事歎可知乎明天子繼志述事其禮典器物有得于一王制作之妙下至州縣春秋釋菜簋簠樽壘之度皆約古而一新之諸君試以秘閣內藏所模之器攷之三禮其于聶氏得失為何如

問周人之祭天也其法為甚詳日月星辰寒暑水旱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載之祀典可攷而知歟太一之祭闕然無聞豈一時稽古

禮文之事猶或有所未備乎夫太一天之貴神五帝太一之位也攷之乾象其位在中宮天一之南蓋主役十六相知夫休咎所至之國也楚之九歌有東皇太一無乃祀事發源乎此也漢興且百年立其祠于長安而祭以太牢唐人述九宮之神以為大祀至于乘輿親饗之我國家開太平之基緒嗣無疆之麻服三代之典莫不兼修百神之祀于斯咸秩況太一五福之應次于昊天上帝是宜咸平祥符之間有司之所議歟備于前古也主上討論舊典繼述先猷嚴恭寅畏應天以寔比年以來修太一祠于警蹕行幸之地有以見兵寢刑措物阜民康五福所應甚于影響也敢問九宮之說起于何書太一之行下臨八卦而始終于坎離其詳可得聞乎所歷一宮凡四十有五年大率二百二十有五年而還息于中宮推以前代麻法其雨暘休咎之應又如何也其位如禮神之玉

宮室之度壇壝之制與夫近世損益同異之說幸併言之若曰曲臺之議非所敢知則亦何貴于學禮者

問古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必紀之竹帛銘之鼎彝播之聲詩而載之祀典以示後世子孫不敢忘也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自鄉遂達于郡國莫不有社稷之祭三代以還未之或變也韓愈嘗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雖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者虞夏商周國必有學必有祀事所謂有司行事于先師先聖四代之學何者為先師先聖反不若句龍棄其名稱曉然可知也漢儒之說謂唐虞中有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又不知何所據而為是說也四時之制其大約有三曰釋奠曰釋菜曰釋幣攷之禮典釋奠

有六釋菜有三釋幣惟一而已然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以幣則四時常奠其用幣否乎始立學以幣而釁器又用幣謂釋幣惟一者于義恐未安也諸君從事于俎豆之日久矣試言四代祀事與夫三者輕重詳略之辨如何問周人之積累有所謂家法者故抗其家法于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乃如是武王帥而行之即文王是已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恭惟主上崇儒述古比隆有周乃正月丙戌有旨令曲臺議禮著皇太子齒胄之儀師道有光聞者興起猗歟盛哉此化民成俗所由來也是宜招諸生而告之夫俎豆之事習之既久則辨之宜悉古者教世子皆于東序即夏后氏之學也又謂學禮于商人之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又謂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是特指四郊

之學也至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與焉又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如是數者所以教世子也將合之以四時又何偶然不相合也正觀之初太常掌故嘗更定古禮為六十一篇增以皇太子入學數條當代之事或從而損益若皇太子釋奠即自為獻祭酒祭酒若司業為三獻其或二獻更用胄子是開元禮視正觀又有所損益今儀注未定縱言及于此當必有引今援古稱先王以為對者幸毋勤說毋雷同問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因人心而為禮樂雖有一代損益之制而無諸家異同之說自秦人變古漢興以禮學名家者有高堂生有大小戴氏至于樂律一事則其說襍然不可齊有知其本原蓋亦寡矣夫六律六同所以合四時陰陽之聲四時得其序然後無

愆陽伏陰之變中氣既正則中聲可求中聲一定則清濁疾徐抑揚高下之節莫不以類應是以神瞽作樂必于太平極治之世者所以攷中聲也律之有五聲猶躡之于鵠其差或以毫釐則其失或在于尋丈之外甚哉中聲之難曉也世之言樂律者往往泥常習故以黃鐘一律之黍積而為尺則齟齬不合于是乎以指尺定律指尺不足據又從而模倣古人器物長短闊狹之度然而終亦不可用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則六十律也加以二變則八十四調也十二律皆左旋以八為位五聲加以二變者數之所窮不可增損也其後有為六十律者蓋得之于旋相為宮之法又其最後則為三百六十律識者謂三百六十律所以發古人之蘊而深詆六十律之失十二律之為六十猶八卦之為六十四也六十律之為三百六十猶六十四卦之變而

為四千九十有六也先後述作同出一軌而其子奪異同如此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司馬遷世為太史其于律麻之學必有所傳遷謂黃鐘長八寸七分林鐘長五寸七分太簇長九寸七分是三律所闕者皆三分班固謂黃鐘林鐘太簇律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又遷所言律呂相生之次陽下生陰上生陽陰陽相離而盈縮之數不可亂也淮南王安京房馬融鄭康成蔡邕之徒皆以蕤賓為重上生呂不韋春秋則以大呂為重上生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仰惟國家稽古禮文之事炳焉可述比年常作景鐘以郊祀上帝夫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黃鐘者十二律之所自出也太常攷制度必有一定之說諸君試辨古之言律者得失安在亦其庶幾于國論有所合也

問三百篇之詩而繫之以國風雅頌猶天之有二十八舍地之有五嶽四瀆也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魯人為之歌風歌大雅小雅歌頌當是時夫子尚幼是國風雅頌季札已能辨之不待刪削而後定也吾夫子自衛反魯其有功于雅頌者不過去其淫哇訛複害于詩者爾六籍不幸而至于章句殘缺學者不能通其說則必歸之于秦火詩與易遭秦火而不滅者易以下筮詩以楚人閭巷之所傳故也惜哉漢之初聲詩猶有存者一時用事之人非販繒之徒則刀筆之吏曾不聞以樂律為意者其有一二可書之事是亦出于偶然者逮夫武宣之世乃命禮官攷制度開藏書之府設協律之官先代之微聲古人之遺器中價而起幾絕而續是以芝房寶鼎白麟之歌凡十有九章薦之于郊丘及所作安世歌凡十有七章用之于宗廟魏晉宋齊梁陳周隋沿革損益雖或不同然源流所出如國風雅頌可以支分而派別也如晉有夕牲及迎送

神享神之歌齊有雩祭籍田之歌隋有蜡祭先農朝日夕月之歌或為十二雅或為十二和或為十二成或為十二順此歷代用之于天神人鬼地祇而不可禱也其外又有鏡歌有橫吹曲今所存者鏡歌二十二曲而其四曲無傳橫吹舊有一十八章自魏晉以來已不復存如朱鷺如戰城南張籍李白嘗有是作此鏡歌詞也如入關如出塞張祐杜甫嘗有是作此橫吹曲也其外又有相和三調皆周人房中所作之樂也如長歌如燕歌此平調也如苦寒如秋胡此清調也如公無渡河如飲馬長城窟此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是也隋有七部唐有十部而歌以清商為中土正聲也仰惟主上纂累聖之洪圖修百王之逸典功成治定樂律畢陳令太常所用求之于歷代其損益可知也周人有燕樂縵樂三百篇之詩其亦用之于燕樂

縵樂者乎然而九德之歌九夏之奏狸首之節與夫豳雅豳頌皆曉然見之于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則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狸首則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容有所謂雅頌周公之所載仲尼歎闕而不取者又何邪如黃雀四曲此漢鏡歌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後世作者或禱之以三調無乃三調之于鼓吹清商之于三調同出一本者乎如元結所作五莖六莖皮日休所作王夏肆夏此可以用之于郊廟燕射也王維有平戎辭陸龜蒙有雙吹管皮日休有農父謠元稹白居易有馴犀法曲若此數者其在樂府當何所隸也願併聞其說問姓氏之學隨世論次非盡見天下圖牒有不可為者太史公網羅百代而質之故老所言黃帝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夏后氏為帝高陽之孫契之為商稷之為周又皆出于帝嚳妣氏之別而

斟尋有扈費氏祀氏所由出也子姓之別而空桐目夷來氏崔氏所由出也至于宗姬之盛則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公之嗣允三代所傳在黃帝為後裔其亦果如太史公之說乎自秦漢以來官進之塗非由世祿門閥特起衣冠襍出有指霍子孟為黃帝子孫閭巷之人未必以為然者及永嘉之變鎔銖清濁不可復知山東舊望以門族相高唐初為盛其有以父子居相位者或至累世屢顯者裴氏為冠劉氏次之而河南劉氏不與焉杜氏則有京兆襄陽之別李氏則有隴西趙郡之別王氏則有太原河東之別張氏則有馮翊中山之別崔氏為相多至二十三人而其別則有十也元和中有所為姓纂者以四聲隸之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地或以諡或以王父字或取其更定或取于義起也如司馬夏侯則複姓也然又有代北關西百濟西竺之別或三言或四言試即其類例或

中或否者于太史公為如何

問明刑以弼教先王之善經也修德以弭變天下之要道也王者之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疾痛疢癘悲愁轉徙一或不知則傷吾之慈況所謂旱乾水溢之變乎聖王之用刑也盡心焉耳輕重出入約之于吾心又烏往而不合哉其次則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是去古未遠也又其次則律令已定愚民無知自陷于辟此去古道為已遠所以抱書而長想也雖然此特檢約之具耳明王聖帝其所以處心者不汲汲在是也文帝之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拊摩之且不暇時則有張釋之為廷尉又如河南吳公治狀為天下第一在宣帝時則有若于定國有若黃霸有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之徒太宗于即位之初欲以寬平治天下明皇于開元二十年間獄訟衰息以七制三宗視古人于千歲之日當亦無慙色

也明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焦勞惻怛灼馬可見昨者溯水東西霖潦彌月且有溝壑暴集之憂弭災消變乃至多方避正殿減常膳又分郎吏以發廩粟又捐內帑金帛之儲而減單戶丁稅之擾其為德甚盛也然而根株論不止此其在內服則命法官以決滯囚其在外服則任風憲之責者務在平反遠近內外猶一體而天下猶一家也攷之史牒所謂斷獄四百幾予刑措則天下無冤民矣率歲千餘人而以戮歿者尚不一人則其為繁省似不可同日道也天下歲斷歿罪二十九人雖成康之治有所不及親錄囚徒至三百九十人而郡國之數不在是以數歲較之則繁省又何相遠也歲閱刑部以殊歿論者纔五十八人此何修而可以至是也今天下決獄歲幾何視七制三宗其增減贏縮之數可得聞乎董仲舒讞事老且病而大廷議事或未決且至遣張湯

至陋巷而質問之于是有春秋折疑二百三十二事漢之章程合之為六十篇而馬融鄭康成各為章句是折獄一事由章句而得其大略又有所謂百姓里居者可以就而正焉苟為得之則以今準古不為空言

問迎日推策與書契為並興頒麻改元在甲令為同出古今之相仍因革之相續而損益行乎其間所以日新又日新也禮樂庶事于周為大備其或繼周何從而損益之然迎日推策古猶今也頒麻改元今獨異于古乎自質文之迭起而三統之說無所用矣三統無所用于後世則建號改元是宜不聞于三代之前也明天子于方域寧謚之始且將有事于南郊而正月之吉適臨上辛于是乎以元加于歲所以導民而與之更始也嗚呼休哉三代而上惟即位之年謂之元年魏惠王三十六年秦惠王十四年皆更之

為元年文帝始改元景帝因之凡再改元改元昉于此乎前此矣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雖然文景第有中元後元之別至
武帝建元則又以嘉號冠之于上自是長星見則謂之元光白麟
出則謂之元狩寶鼎至則謂之元鼎有是泥金檢玉之舉則又謂
之元封至如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亦班、可數者然謂之天漢謂
之地節雖欲以臆度之寔未易以義起也昨者隆興紀元蓋稽之
李泌其事見于鄴侯家傳此天下曉然共知之今茲制號發自宸
衷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然則昭回之文万物快觀衡門之下幸相與端拜而議
之也

問文王演周易降而為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為五行之說
嗚呼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夫八卦之文九疇之叙雖無文王無

箕子而此理素定也天下由之而不自知耳聖人患其如是于是
乎作書以示之學者之觀書也舍簡編而求之已也奈何源流一
失迂儒曲士肆為異言天人之理不復為矣嗚呼學者之弊流毒
至此是河圖洛書不得為帝王之嘉瑞也卜筮之說始于秦而漢
儒知之災異之說始于漢而漢儒不知之也故不可以不辨休咎
之證非耳目所能曉謂天有意于人邪則五星聚而漢祚啟蚩尤
之旗見而興師三十餘年茲又已然之驗也夫千歲之遠六合之
外求其說而不得置之可也災異之說于風化最其關切者而欲
置之可乎乃者彗星東見主上惕然赦過宥罪不忍移咎于人此
先王責己之道也宋景公春秋之庸君耳一言之善而熒惑為之
退舍今日之事不論可知也敢問春秋之世彗星三見聖人書之
不著其應其意果安在邪董仲舒劉向等言災異天人之理果如

所料邪將耳目之外冥漠難測必委之于不可知邪抑此理昭然而學者不克知也說者謂漢文之世率多災異哀平而下符瑞畢至是知災祥之來所以儆戒其德也無德而虛其應天棄之也所以養其惡也寔歟妄歟其必有至當之理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者何理而已矣諸君試求所以然者詳著于篇無為諸儒牽合之說也

問堯舜之事三代因之三代之事至秦蕩然無一可傳者漢革秦天下安于漢之法度變于魏晉壞于南北其流毒至隋且極矣唐革隋天下安于唐之法度具在五代五十年間天下不能一日守也國家改造之初盡去五代弊事而天下安之今之言者莫不遠引唐虞三代往々以漢唐為不足言而不言之耳秦人開阡陌廢井田又破天下為三十六郡自漢以來因之文帝去肉刑用

髡笞之法其法自魏以來因之隋尚浮靡專以科目待天下自唐以來因之楊炎廢租調而為兩稅自五代以來因之五代多故調兵于倉卒瓦橋之役患其不可用而加之以黥面涅手至今天下二百年因之天下之言治者尚以漢唐為卑陋不足法不知秦隋五代之事古今未能去之也泥古者不足以隨時求便于目前者不足以復古泥古者書生也求便于目前者流俗之人也今天下苟欲復井田尚封建議內刑變科目而鄉舉里選易兩稅而為什一之法團州縣之兵而寓之于農以復還唐虞三代之事又何術而可聞說者謂三代更歷千七百年之長且久者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夏之政忠々之弊故商人濟之以質及其又弊也故周人濟之以文々至于不可用而其弊也不可掇于是乎祖立稷下堅白異同之說起朝而為橫暮而為從々橫離合其亦何所窮而其

為配也亦無窮故秦人低徊畏忌而欲一切待之以刀鋸自秦而下習俗變遷聽其自爾忽然而為經術倏然而為節義建安七子浮夸未歇而何晏等輩以善為治然清虛之唱矣三代之天下千七百年之事如出一日根苗于易而發露于詩書有所不敢誣者我國家滌蕩五季斟酌百王禹貢之所未備呂令之所未定秘府之所未補曲臺之所未定至是皎々然見于耳目之前矣比者論思獻納之臣耳以為藝祖太宗三百年來有以固結于人心雖更靖康之難曾無一夫為是不軌倔強之謀者是皆行仁之故也然而治道不能無弊欲使仁政久之而無弊亦在于濟之以義且以為崔寔政論欲以嚴致平而諸葛武侯之治蜀尚不免于嚴峻以所適者然耳又其區々所望于吾君必欲于宣帝之信賞必罰總覈名寔憲宗之剛明果斷不惑羣議將以引君子當道蓋在以義

濟仁而偶有取于宣帝憲宗之事耳宣帝之即位四年親覽萬機而輕重低昂皆所自出韋賢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之徒以寬通博裕相繼用事是崔寔之立說孔明之行事在宣帝時似有所不必然也唐至憲宗威令復張擒劉闢執李錡而于頓且翩然不自安矣吳元濤所有淮蔡蓋三世矣然憲宗必欲討定之王承宗李師道欲沮之而卒不可調兵輓粟且至四歲之久而後淮蔡平今欲從搢紳儒生一切之論在憲宗時又有所不必然也商略時事而求其一得此為儒生職分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周公作周官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范蔚宗為百官志而唐之盛時又有六典凡職官所載與夫所以更革繁省備矣唐虞以還隨時損益及至秦人姍笑三代而古法無幾漢興定三等之爵而大

率因秦之舊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五人較之周制損益為如何也自建武以來務從節約如監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又如縣之可省者至四百餘所吏職減損十存其一猶以為未足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去長水鼓聲二校尉當是時不聞有缺然不集之事隋之章程有所不暇而唐因之太宗定內外官為七百三十員較之兩漢其損益又如何也然正觀已有員外為特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及中世以後盜賊兵興又有軍功之目以宰相而兼它官其餘可知也仰惟聖天子于禮樂法度重明又新之年而損益隨時不止一事設官置吏凡以為民也今六臺寺院六館贖郎皆有定員兩名藩重鎮賓友僚屬又復鑄削可謂清心省事得失損益隨事之義也然而入仕之流為益

費而在官之日為益少此又必有端本澄源之說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周之制有三百六十兩漢隋唐號為繼周者其損益又可知以今天下酌以古道所謂百世可知也諸君必有知其說者

問以一人而臨四海以一日而理萬機雖若至繁有所謂至約者蓋得夫耳目之相用臂指之相應也漢初以御史督三輔元封五年始置部刺史周行郡國攷察治狀綉衣竹符卓蓋朱幡其所以為原隰之華者實非一事也周有九賦九式而漢有計相中郎轉輸大農鹽鐵于漢為舊事太宗嘗分天下為十道或為十五道其餘遣使在景雲為檢察在開元為採訪又以發轉運鹽鐵度支為使者之目的是皆部刺史之別也國朝官制沿襲舊代淳化景德以平反獄訟視外臺為重任故以是命官其亦補漢唐之未備者明

天子于國家閒暇之日圖治之方經緯之術求之甚至舉當今之務列而為七事以貴之守令而黜陟能否則總之外臺漢以六條問事唐之科目多至四十有四而敕令且三十若夫五術八計三科四試六德五要豈非部刺史所當先者視今日之所謂七事何如哉幸剖析以對

問三代以來列國之大夫有已命或未命者漢制諸侯聽自置吏而守相則漢為置之如掾史督郵從事則又任之牧守自魏晉而下始有吏部典選之法晉人得一山濤而海內人物如枚舉而拍使之魏有毛玠而時無鮮衣美食者不知何以得此也若以鑒裁為任而未嘗進寒素黜虛誕特與時浮沉戶調門選則又何取于銓綜之法也比歲以來吏部入選視前日為甚密未能屬文不善操弓蓋將望其涯而反也茲者以近臣之請謂歲月所積有紛然

不同之制而弄刀筆者得以出入搖手于其間特掇其可用而去其不可用者其為成編思以傳之久遠不止一時之美意耳姓麻銓簿銓鍵周密是可久之而無弊乎有長名銓法之法亦可謂甚備矣然又定州縣之升降資擬高下以為故事未幾又有所謂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歸之配擬其為法也若滯而不通又何數百年可用也如魏元同張九齡沈既濟又有如是根株纖悉之論學者入官儒生之職幸通前數事取其有補于今日者言之

問古人之官人也與天下共之故其辨論之也詳始察之鄉中察之司徒大樂正既而升之司馬司馬又加察焉可官而後官之既官而後詔之太宰太宰置其宜者廢其不宜者太宰之所不及內史又從而加予奪焉嗚呼何其如是之詳邪漢以三府典選魏晉而下銓品人物屬之吏部然猶察之州郡辨之大中丞未有官無

小大一付之銓轡若隋唐以來者也職有劇易人有材否百官千品沓然羣至而吏轡欲以歲月之久近官資之崇卑人次而官叙之此其為利害曉然矣而自隋至唐不易其法官亦以理事亦以治此何邪國朝因隋唐之制而增損之銓衡高下總之吏部而宰臣得以叙進其尤者謂之堂除資格之外又有保薦二百年用之人無繆舉官無滯才沿習滋久弊端或開銓轡常員自非冗僚散地往々一切歸之政府上下相承漸乖清議薦舉取具員而已聖心灼然比敕銓轡悉還其舊內而臺省寺監外而部使者俾近臣得以公共薦之明資歷以重其選嚴黜罰以杜其私下至州縣保薦之法亦皆因其舊而申嚴之甚感舉也諸君試即今日之事參之漢晉隋唐其亦有得于此者乎漢之察舉魏晉之中正唐之三銓以今視之孰得孰失限年資格之制課試之法薦舉之方攷之

于古孰疎孰密必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絕奔競杜私鄙上稱明天子甄材別能之意又如之何則可

問堯舜之感而以知人一事為所甚難者堯之所知者舜之所知者禹臯陶以吾之所可知而欲盡夫天下之所不可知者此堯舜之所以不自用其耳目而付之天下也三代以還公道未嘗一日不在天下也然而私意小智每出于上之人而公道之在天下者何為哉今天子以自誠而明之性以日新又新之德鋪張百為酬酢方變且宵旰食衣而退託于不自為之地比者欲令內而臺省寺監庶尹御事之臣外而侯伯部刺史各舉其所知者以內外為差其在唐虞之際所謂急夫先務者耳然而陳平周勃高帝自用之張行成岑文本太宗自用之以人物予決常在我不在天下也得一房元齡姚元崇者而賢不肖乃定似人才之長短又未必

泛乎在百執事之人也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以臧文仲猶若是在它人所舉果足為賢乎季札于齊得晏平仲一人其于鄭得子產于衛得蘧伯玉史鮪于晉得叔向是其所得皆一時之望也夫知人堯舜以為病何季子曾不以為病也反覆數端又安得較然無所于疑哉試說其所以然者倘或有補于廊廟此亦畎畝愧之義也

問知人一事雖堯舜猶以為難蓋世之所難者在堯舜不可得而易也共工驩兜見于耳目之前者尚苦其知之或未盡其于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何從而盡知之乎臯陶以九德為知人之要欲以是九者斟酌而用之其在庶頑讒說非可以為德者于是侯以明之權以記之則人之短長物之臧否雖遠在千里之外如求之尋丈之室耳自周公以來所以治百官弊羣吏者又有所謂八法八

柄六職六計以官府都鄙與夫雜然之邦國非此則有所不舉也漢于中元二年更秦制為太守以春行縣歲終則條上之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漢以千石為令五百石為長所為太守者即其治狀太守以二千石之重而部刺史又得以六條而黜陟之漢之法制最為近古者惟此耳明天子若稽大猷垂精庶政以田里未安為惕然宵旰之念間者大臣上故事以先正溫公所請八條欲以為部使者守令之責是其為言蓋有關於治體者參之史牘其于郡縣升黜將亦有不出夫八條所謂者乎有虞氏之治用人之法漢人之制其視今日所以為小大維持之具孰詳孰畧

問天下大物也內外之勢輕重之等昔人有取諸持衡者蓋欲其無彼此低昂之患而後為得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稷契臯陶所治一官終其身而已矣周之六官其屬各六十較之古為甚備寰內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齊之疆大則又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成王周公之典數百年用之無或偏而不起之處也由漢以來二千石以高第入為九卿有嘗歷九卿而縮都章者館陶之貴為子求郎且不可得則郎秩固重矣然千室之邑至使郎官為之漢氏制法安得不為近古邪恭惟主上總覽萬機歲揚眾俊其視中外有若一體卿監郎轉與夫郡守郡使者則必使之更出迭入其于侍從左右之臣非由夫鸞臺紫薇諫官御史則取夫藩輔之重資攷之最者耳訓辭溫雅發自天衷此誠百世不刊之法也正觀以來猷重內任而縣令刺史頗輕其選開元而下雄望之郡猶或少加擇人至于江淮隴蜀則有所不暇雖自冗官擢方面者皆以為下遷往、視牧守為斥逐

之地因循之弊殆至如是唐之盛時名臣輩出其飛章激論切中一時何者為多也參稽史牒發揮王言此儒生之職也願聞其略問毛玠典選至有乘柴車過府寺者楊綰在相位至有徹園林損騶馭減聲樂者豈以激濁揚清為銓衡之職進賢退不肖為宰相之事予奪見于此而好惡形于彼此其所以敬羨嗟歎不約而自合也

以一時人物而為當軒輊此猶可言也伯夷之所以自處者其于天下之毀譽有所不顧是以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以西山一介之人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公巨人與夫世之所謂有道者其視天下猶如反手況所謂康衢之間尺一之詔其滌蕩鼓舞又當如何哉明天子以慈儉為寶而不敢自暇自逸十行細札為郡國而下者蓋無虛月也且謂文王之時在位者有羔羊素絲之節此不待矯挫之方不由勸

阻之術今何修而得此也在淵衷所為默識則又何患道德風俗之不如古也雖然猶有可言者漢之文帝衣弋綈履革鳥視百金為中人十家之產未嘗輒輕用之以文帝自律不能使斯民回心而向道者以俗吏尚多故也在文帝之世惟河南吳公以治狀為天下第一其它則無聞焉耳若夫王成黃霸朱邑壘遂台信臣襍然見稱于宣帝之時杜詩任延揚光第五倫宋均之徒在建武永平之際其亦籍甚者也夫以文帝愛民如赤子而一時循良終不聞如是輩出又何邪是在以身先之乎其在責實之政不可後乎通于當世之務者幸道其所以然

問同是堯禹同非盜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時俗學常人耳天下固有馭是馭非者不求之言而求之于忘言庶幾有所合也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楊墨學仁義學楊墨者是既仁義之人非

孟子不知楊墨之為害天下後世之言楊墨者實不知何者之為楊墨也荀況氏作書以非墨子是必為知孟子者又何併以孟子非之韓愈氏攷信孟氏是必知墨氏之為害又何以墨子之言為無負于聖人也孟子同非墨子同是是非求之邪抑不可以是非求之邪各以所見言之

西

